

徒然集

下集

作者

李永熾

Cf3
20106
2

李永熾 著

徒然集

下集



稻鄉出版社



徒然集 下集

作 者	李	永	熾
發 行 人	彭	永	強
出 版 者	稻 鄉	出 版	社
地 址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53巷35號		
電 話	(02)9626844		
郵撥帳號	1204048-1		
印 刷	正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		
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4149號		
定 價	一五〇元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破損本，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070002

ISBN 957-9405-08-5

自序

從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以來，迄今已滿兩年。在這兩年中，社會、政治都產生急遽變化；先是自力救濟運動的風起雲湧，接著當局為了控御政治與社會運動，強行制定不受歡迎的集遊法以及違反結社自由的人團法。由於集遊法的制定，終於導生了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流血事件（五二〇事件）。同時也因國安法的運作，鄭南榕自焚事件因而出現。

這兩年幾乎可以說是四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變動最大的時期。這樣的變化在法統貴族與保守派人士眼中是混亂無序的表現。但在希冀台灣邁向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則是脫離威權體制、台灣自我成長的「再生」現象；換句話說，台灣如何從解體中重組自己，走向新秩序，是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士所重視的方向。在這過程中，脫序或失序，只不過是陣痛期的徵候，不必大驚小怪。可是，在這解體重構的辯證發展中，卻產生了兩種令人憂慮的現象；其一是法統貴族的反彈。這些法統貴族在台灣早已變成與台灣現實和前途毫不相干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利用總統選舉權來保護自己既有的利益，不惜與台灣人民的意願背反，根本沒有再創新局的意圖。其二是藉集遊法將社會運動強力壓制，而有意無意地把活潑的民心民力導向賺錢發財的唯利主義，不禁令人為社

會的重組而憂心，深怕兩年來有利的重組局面會消失於無形。

在蓬勃的社會力遭到壓制，民心傾向唯利主義的時刻，四十年來戒嚴體制下不合理的國家結構也逐漸暴露於大眾眼前。先是國會結構的不合理引發了反對勢力與自由派學者的檢討與抗議。這種不合理現象不僅造成國民黨沈重的負荷，也讓台灣的民意無法透過國會表達出來。國會一旦失去其固有意義，成為行政部門的附庸，其存在在本質上已成了問題。

五二〇事件發生後，學者與法官之間曾經發生一場言論上的戰爭。這場戰爭有形無形觸發了司法機構要求獨立的契機。於是，吳天惠案成為檢察官意圖擺脫政治干預的戰場，檢察官顯然是失敗了。接著，蕭天讚關說疑案在性質上似乎與吳天惠案大同小異，但內情可能更複雜。不論如何，這兩個案件都表現了戒嚴以來國家機構內部長期缺乏自律性的病徵；也可以說，國家機構早已失序。要如何從失序中重建國家結構內部的自律性，恐怕是台灣人民必須努力以赴的目標。

兩年來，一切都在變，不僅政治與社會在變，文化也在變。其最重要的象徵是報禁的解除。報禁解除導生了既有報紙的大幅增張與新報的崛起。既有報紙的增張也跟社會的解嚴一樣，頓時顯得手忙腳亂，無法理出自己的性格來，亦即無法為自己定位。新報出籠後，事實上跟既有的報紙沒有太大差異，也就是說沒有自己的特色，該有自己立場的也不敢明確表達出來。在這種狀況下，要跟兩大報競爭，自有其侷限。

報紙增張對既有的大報比較有利，主要原因乃在於財力雄厚和人員衆多。在這兩項先天的優越條件下，大報（尤其是兩大報）就藉張數之多壓制其他報紙，也因此創出了報紙周刊化的局面

。這裡所說的「周刊」是以日本的周刊而言，日本的周刊以暴露公眾人物的點點滴滴為主要表現手段。大報周刊化以後，每一資訊幾乎都像周刊一樣加以擴大，而且繪聲繪影，虛虛實實，反而失去了資訊傳播的功能，對閱報者常造成很大的困擾。另一方面，大報也充分利用彩色，把專刊如「家庭版」之類雜誌化，却無雜誌的深度，反而培養了讀者閱讀「輕薄短小」文章的習慣，難怪比較有深度的文化雜誌不是關門大吉，就是苦苦支撑。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能夠透視大報的特質，採行新的編採方針，新報仍是大有機會的。

總而言之，解嚴以來，不論政治、社會、文化，都面臨重新調整佈署的局面，更是大家必須為台灣前途付出一份心力的時刻。我有幸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雖然常為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氣憤，卻也可以野人獻曝般提出自己的意見。就在這個時候，詹錫奎克主持「自由時報」副刊的編務。他邀我在副刊上開個專欄。雖然十年前也會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過專欄，但在學術圈營生的人總覺得難以長期著力。然而，時代的變化實在太吸引人了，台灣「再生」的能力也在心底頻頻召喚，明知所為不免「徒然」，還是一口答應下來。於是，從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刊出第一篇〈自由與在野精神〉之後，迄今已將近兩年。

稻鄉出版社有意把在自由時報副刊所寫的「徒然集」專欄文章結集出書。我把這些文章重新細讀，自覺與這兩年來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的變化頗相符合，也呈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便很樂意配上其他報章雜誌所寫的文章，交給稻鄉出版。雖是獻曝之言，也真切冀望能為自己生長於斯的土地盡一點心力。

最後，我要謝謝這個偉大的時代——強人已去、民力蓬勃旺盛的偉大時代；我們的前途就繫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也要謝謝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希望我們的努力不會是「徒然」，雖然這本書的名字叫《徒然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深夜)

《徒然集》（下）目次

001 自序

第一輯

003 形象的重塑

007 兩岸交流的悲劇

011 裕仁與共犯結構

015 二二八的傷痕

二二八的省思

025 「向前看」？「向後看」？

029 民衆運動與祭典

客家人與台灣

0 3 7

上帝與凱撒

新興工業國台灣的衝擊

西歐世界的分與合

國民意識與現代化

「愛國」應有其道

走出象牙塔

——《台大評論》出版的意義

什麼樣的公權力？

亞銀與鄭南榕

不平等的言論市場

——鄭南榕事件的啓示

國家演出的喜劇

現代化與紅包文化

五四與台灣

從台灣看中國學生運動

一樣的要求，兩樣的反應

1 0 0
0 9 9
3 3 3

0 8 1
0 7 7
0 8 1

0 6 9
0 6 5
0 6 5

1 0 7

人民的不屬於人民
社會結合與個人

1 1 5

多元社會的內涵

1 1 9

差異化社會的兩種面相
文化相對主義與自立

1 2 3

中共研究的貧困

1 2 9

台灣應重視亞洲國家的研究

1 3 7

評《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

第一輯

1 4 9

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

1 5 3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史意義

1 5 9

法國大革命與集合心性

1 6 9

從政治文化看法國大革命

1 7 5

廣津和郎與松川裁判
俘虜與作家之間

徒然集

004

——日本戰後派作家大岡昇平之死

185
191

日本天皇制的虛與實
評介《明治維新史》

第一輯

形象的重塑

十一月十七日，自由時報載稱：國民黨禮聘英國「沙奇公關公司」負責人沙奇和美國「韓納福公司」總裁韓納福分別演講，以期引進企業行銷的觀念「包裝」執政黨的形象。因為前者曾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選舉時負責文宣工作；而後者則曾為美國總統雷根塑造形象，所以國民黨也想借重他們的長才為自己明年選舉的文宣預先鋪路。

國民黨能引進行銷觀念為自己塑造形象，從某一角度來說，似乎比借重金牛贏取選戰的作法要進步。但這並不是說金牛和形象一定互相排斥，不能並存。其實，兩者常常可以互為支援，或分地而治。所謂互為支援，是指利用形象好的金牛出來競選，可以輕易獲得相乘的利益。但這種人在社會上似乎比較難以尋覓。至於所謂分地而治，意思是說有些地區用金牛，有些地區打形象牌，如此常可獲得莫大的效益。

如果以金牛和形象相較，金牛在台灣常因財大氣粗給人不良印象，而形象則可獲取溫文儒雅的美感，吸引力較大。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形象並非貨真價實，只是「包裝」而已，其為害可能比金牛還要大。

講究包裝，尋求形象，大抵是高度消費社會的產物。高度消費社會在層階上是屬工商業或資本主義極端成熟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人的物質慾望已可獲相當滿足，但文化慾望往往趕不上物質慾望，因而商人在物質慾望上附加一些文化記號，滿足其文化上的某些慾求，以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慾。在這種情況下，文化消費常具有嘉年華會的祝祭特質。這種祝祭特質是以非日常性的慾求將日常性的剩餘「蕩盡」，以重歸日常性。也就是說把物質的「包裝」部分消耗掉，顯現出來的仍是日常性的固有品質。所以，形象也好，包裝也好，其內裏的品質還是固定的。

高度消費社會，如日、美等國，雖然講究包裝或形象，但實際的品質還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汽車，如果只講求外在的「包裝」或呈示具美感的「形象」，而內在引擎零件的品質都亂七八糟，則一旦內質外顯，必遭鄙棄，生產者的信譽也可能一落千丈，這家公司的產品可能從此再無人問津，所以，一般而言，形象或包裝能為社會所接受，常常需要成熟的消費社會來支援。如果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沒有英、美的成熟政治消費社會來支援，他們的形象（不管好或壞）必不能有所作為，因為所謂形象只供消費而已。

在尚未臻至高度消費社會的國家，形象或包裝常淪為無內在品質的純形象、純包裝。這種形象或包裝根本是不堪消費的，一消費就露了底，反而促成消費者對包裝品或形象物質更大的不滿，往往得不償失。這種情形也可運用在政治社會上。

一個尚未成熟的政治社會，一旦講究包裝或形象，往往突顯出形象與品質的乖異。例如，品質是前近代，包裝或形象則是現代。這種時候，生產者當然不希望消費者真正拆開包裝去消費，

以免洩了底。要消費者不拆開包裝。唯一的方法只有進行隔絕作用，保持包裝品質和消費者的距離，最好將包裝品像祭品一樣供在神桌上，永遠不要去碰它。但在消費社會（不管成熟與否），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既是消費社會，就得消費，難以阻止。所以，在消費的政治社會，政治包裝也需要講求品質的。

現在，國民黨也開始講求形象或包裝，而據自由時報說，是要「重塑新形象」。這是非常值得歡迎的，但問題是這種新形象是否能與實際的品質相呼應？還是純「包裝」而已。如果國民黨要成為成熟消費政治社會的政黨，那就應該利用目前執政的機會，好好改善政治社會的品質，才經得起消費者的消費。例如「國會全面改選」問題就跟民主政治品質有密切的關係。國會無法全面改選，而極力強調國民黨的民主形象，就是一種不講品質偽造形象的純包裝；只講求經濟成長，而不顧社會的分配公平，環境生態的清淨均衡，結果也一樣，純包裝而已。

國民黨注意形象與包裝，民進黨黃信介主席也曾說要重塑民進黨的新形象，看來現在的政治社會真的已逐漸演變為形象主義的包裝性政治社會。但值得探究的是目前台灣是不是已臻至成熟的政治消費社會。從整體而言，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為政治品質距離真正的民主還相當遙遠，而且許多政治問題還未經過成熟精密的論辯。黃信介所要重塑的民進黨新形象，似乎只著重在否定新潮流系的台獨論。這種作法是不是跟新形象有關，不能無疑。如果說新潮流系有排他之嫌，那黃信介排除新潮流系的論點，是不是也跟新潮流系沒有什麼差異？若然，則與新形象無關。如果黃信介主席真的想要塑造民進黨的新形象，似乎應該放棄排除論，好好展開兩造的論辯。此即

所謂「我雖然不同意你，你也有論辯的機會」，這樣才能說是「民主進步」黨。

總而言之，形象需與品質相呼應，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想重塑新形象，但千萬不要只有形象而無品質，否則形象只是假象而已：假象是不能消費的，充其量只有自我安慰的功能。

（自由時報副刊，一九八八、十二、三）